

水滸後傳

陳忱著

紅樓夢



水 滸 後 傳

陳 忱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1.875 字數 278,000

1981 年 5 月新 1 版 198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00

統一書號: 10186·269 定價: 1.10 元

出版說明

《水滸後傳》是一部長篇小說，共四十回，陳忱著。

陳忱（約一六一三——？）是明末清初通俗文學作家，字遐心，一字敬夫，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今吳興）人。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明亡後不願做官，依靠賣卜拆字爲生。曾與顧炎武、歸莊等組織驚隱詩社，所作詩感慨時事，風格剛健。他除《水滸後傳》外，還寫有《續廿一史彈詞》、《痴世界》曲本及詩文雜著等，可惜都散佚不傳。從《水滸後傳》第一回冠首詩「白髮孤燈續舊篇」句來看，這部小說應是他晚年的作品。

《水滸後傳》是《水滸》的續書，它繼承了《水滸》的優良傳統，描寫梁山泊未死英雄李俊、阮小七等再次起義，反對貪官惡霸，抗擊金兵，最後到海外創立基業的故事。小說一開始就寫阮小七憑吊梁山泊、殺死張幹辦和李俊太湖捕魚、反抗巴山蛇這兩件事。從此故事逐步展開，刻畫梁山泊舊英雄和增加的一些新英雄與統治階級進行鬥爭，有許多精采動人的章節，如第九、十兩回故事，後來演變成著名戲曲《打漁殺家》。小說另一面突出地表現了愛國主義的主題，英雄們對金兵暴行深表憤慨，奮起抗戰，這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隱寓作者對滿洲貴族統治的不滿，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鄭成功等的抗清鬥爭寄予希望。在藝術描寫上，幾個主要人物都能保持《水滸》中的性格形象，有的還有所發展，如樂和，在《水滸》中只看到他的聰明伶俐，而在《水滸後傳》中則發展成爲一個足智多謀的人物。作者在寫作時能汲

取民間口語，語言也比較生動、通俗。

顯然，這部小說也存在着缺點。書中流露了較嚴重的忠君思想，如李俊等立國海外仍然受南宋王朝『冊封』。此外，有些地方受才子佳人小說的影響，並夾雜了一些封建迷信的描寫。

本書於一九五六年一月由古典文學出版社據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申報館排印本標點分段出版，並用一八七九年大道堂本對勘，改正了一些明顯的誤字和錯漏。一九五九年九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作新版再版。這次我們利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三年一月版舊紙型重印，改正了一些標點和個別錯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錄

第一回	阮統制梁山感舊	張幹辦湖泊尋災	一
第二回	毛孔目橫吞海貨	顧大嫂直斬豪家	一一
第三回	病尉遲閒住遭殃	樂廷玉失機入夥	二一
第四回	鬼臉兒寄書罹禍	趙玉娥銜色招奸	三〇
第五回	老管營蹇遭橫死	撲天鵬冤被拘囚	三九
第六回	飲馬川李應重興	虎峪寨魔王鬥法	四八
第七回	李良嗣條陳賜姓	鐵叫子避難更名	五七
第八回	萬柳莊玉貌招殃	寶帶橋節婦遇盜	六七
第九回	混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	七七
第十回	墨吏賠錢受辱	豪紳斂賄傾家	八七
第十一回	駕長風羣雄圖遠略	射鯨魚一箭顯家傳	九六
第十二回	金鰲島開基殄暴	暹羅國被困和親	一〇五
第十三回	救水厄天涯逢故友	換良方相府藥佳人	一二四
第十四回	安太醫遭讒避跡	聞參謀高隱留賓	一三三

目

錄

第十五回	大征戰耶律奔潰	一三三
第十六回	潯陽樓感舊題詞	一四一
第十七回	穆春喋血雙峯廟	一五〇
第十八回	黃統制遭枉歸山	一五九
第十九回	納平州王黼招兵	一六八
第二十回	賣楊劉汪豹累呼延	一七七
第二十一回	李應火燒萬慶寺	一八六
第二十二回	破滄州義友重逢	一九五
第二十三回	喪三軍將材離火宅	二〇四
第二十四回	獻青子草野全忠	二一三
第二十五回	折王進小乙逞雄談	二二二
第二十六回	逢天巧荒殿延英	二三一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顯戮	二四〇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歸故主	二四九
第二十九回	還道村兵擒郭道士	二五八
第三十回	聚登雲兩寨朝宗	二六七
第三十一回	國主遊春逢羽客	二七六
	小割裂企弓獻詩	一三三
	柳塘灣除兇報怨	一四一
	扈成計敗三路兵	一五〇
	焦面鬼謀妻落井	一五九
	逐強徒徐晟奪甲	一六八
	失保定朱仝投飲馬	一七七
	柴進仇陷滄州牢	一八六
	困汴京奸臣遠竄	一九五
	演六甲兒戲陷神京	二〇四
	贖難人石交仗義	二一三
	救關勝大名施巧計	二二二
	發地雷寺基殲賊	二三一
	贈鴿酒奸黨凶終	二四〇
	鄆城店小盜識新英	二四九
	紫髯伯義護美髯公	二五八
	同泛海羣雄關地	二六七
	共濟謀逆遇番僧	二七六

第三十二回	慶生辰龍舟觀競渡
第三十三回	頭陀役鬼燒海舶
第三十四回	大復仇二兇授首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興兵構釁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第三十七回	金鰲島仙客題詩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僧房敘舊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宮三眞修靜業
第四十回	薦故觀燈同宴樂

篡寶位綺席進霞丹	二八五
李俊誓志守孤城	二九四
議嗣統衆傑歸心	三〇三
青霓島煽亂殲師	三一四
建奇功異物貢遐方	三二四
牡蠣灘忠臣救駕	三三三
宿太尉海國封王	三四二
金鑾殿四美結良姻	三五二
賦詩演戲大團圓	三六一

第一回 阮統制梁山感舊 張幹辦湖泊尋災

詩曰：

甲馬營中香孩兒，志氣倜儻真雄姿。殿前點檢作天子，陳橋兵變回京師。黃袍加身御海宇，五代紛爭從此止。功臣杯酒釋兵權，神武不殺古無比。可惜時無輔弼臣，維王雜霸治未聞。燭影斧聲垂青史，那堪再誤傷天倫。立位逾年改號蚤，金滕誓約爲故草。秦王貶黜尺布謠，德昭德芳俱橫歿。豎儒倡議欲南遷，宗社岌岌烽火連。御蓋過河呼萬歲，南兄北弟始兩全。澶淵之役作孤注，乾坤再造功無二。朝中不拔眼中釘，雷陽枯竹沾新淚。聖人特降赤腳仙，深仁厚澤四十年。南衙笑似黃河清，樞使夜奪崑崙天。青苗法行傷國脈，鄭俠繪圖忤安石。天中橋上子規啼，半山堂內無籌畫。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傭販皆融融。軍中韓范驚破膽，金蓮送歸詞翰榮。元祐黨人何所負？竄逐誅夷皆准奏。日射晚霞金世界，竟成語讖爲北狩。崔君泥馬渡九河，六宮能唱杭州歌。二聖回歸尙無日，將軍憤死呼渡河。朱仙鎮上蛾生胃，痛恨黃龍志未售。風波亭內碧血凝，甘心姪媵微臣構。天道昭昭不可移，神器重歸藝祖裔。侍奉兩宮孝莫倫，苴母生時雪窖悲。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馬吳山勢崩潰。淮山之捷出書生，干戈禍定天應悔。炙手可熱握大權，侍郎充犬吠籬邊。空談性命成何濟？謝金函首玉津園。半閒堂中門蟋蟀，襄陽五年圍不撤。樓臺燈火葛嶺西，湖上平章權未歇。破竹迎降水逆流，東南半壁誰能留？可憐無計乾淨

地，開花結子在棉州。皋亭山下嘶萬馬，孤兒寡婦何爲者？錢塘江上潮不來，朝臣盡立降旗下。零仃洋裏嘆零仃，空扶幼主在翔興。甲子門中大星隕，趙氏塊肉浮江濱。小樓三年在燕市，成仁就義真國士。黃冠故鄉不可期，大宋正統乃絕此。六陵冬青叫杜鵑，行人回首望斷煙。千秋萬世恨無極，白髮孤燈續舊編。

這首長歌，是說宋朝得國之始，敗國之由。自太祖開基，太宗承統，其中列聖相傳，並無荒淫暴虐之主，只是優柔不斷，姑息爲心；又有僉壬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誤國，把一座錦綉江山，輕輕送與別人。其中雖多經濟大臣、韜鈴勇將，却都棄置不用，無由展其長技。後來國勢將傾，雖有幾個能人，也就不能挽回了。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天資高朗，性地聰明，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無所不能，無所不曉。若朝中有忠直的臣宰赤心諫導，要做個堯舜之君，却也不難。他却偏用蔡京爲相，引進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貫、楊戩、王黼、梁師成之輩，都是阿諛諂佞，逢君之惡，排擯正人，朘削百姓，所做的是造艮嶽、採花石綱、棄舊好、挑強鄰、納賄賂、任私人、修仙奉道、遊幸宿娼，無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務，遂至土崩瓦解，一敗塗地，豈不可惜！

即如梁山泊內一百八人，雖在綠林，都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皆爲官私逼迫，勢不得已，避居水泊。後來受了招安，遣他征伐大遼，剿除方臘，屢建功勳，亡身殉國，平定江南回京之日，可憐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雖加封官職，已是功高不賞。那奸臣輩還饒他不過，把盧俊義宣召到京，賜宴之時，瞞着徽宗，暗地裏下了慢藥，回至廬州，水銀毒發，墜水而亡。又將鴆酒賜與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非，壞了一生忠義，騙他來與他同飲，雙雙而死，葬在楚州南門外，宛似蓼兒洼一般。吳用、花榮與宋江平

日最好，聞知此信，來到宋江墓上，對面縊死，也就殯在一處。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邊經過，無不墮淚，春秋常來祭奠。可見公道原在人心。有詩爲證：

戴淵昔日出南塘，入洛能夠社稷亡。

今日忠心同類此，空悲父老奠壺漿。

這一段話是水滸傳的煞尾，前已講過，爲何重複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義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爲他立傳著誄，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莖，逢春即發；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則流。宋江一片忠義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終，負屈而死。那些亡過之人，已是不能起死回生，但還有存在的許多肝膽義士，豈可不闡揚一番，爲後世有志者勸！

他當日同心合膽兄弟，共是一百八人，爲征大遼、伏方臘，歿於王事者過半；所存者，除了武松損了一臂已作廢人，在杭州六和塔下養老不算，其餘還有三十二人。是：

公孫勝、呼延灼、關勝、朱仝、李俊、李應、戴宗、燕青、孫立、孫新、阮小七、柴進、朱武、黃信、樊瑞、樂和、童威、童猛、宋清、裴宣、穆春、蔣敬、蕭讓、金大堅、安道全、蔡慶、杜興、楊林、鄒潤、凌振、皇甫端、顧大嫂。

這些人，或有赴任爲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閒居隱逸的，或有棄職歸農的，或有修真學道的。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脫綫，如葉之離條，再不能收拾到一處了。誰知事有湊巧，緣有偶然，機括一動，輻輳聯合，比前番在梁山泊上更覺轟轟烈烈，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功垂竹帛，世享榮華，成了一篇花團錦簇的話文。使人見之，一個個都歡忻鼓舞，快意舒懷，不禁拍案叫絕。

如今却說那阮小七，從征方臘得功回京，一例陞授官職，除了蓋天軍都統制。那地方原是蠻荒微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這阮小七又是個粗鹵漢子，不知政體，雖則到任兩個月，只不過喫酒頑耍，那裏耐煩理事。先時破了幫源洞，見了方臘的冲天巾、赭黃袍，一時高興，穿戴起來，搖搖擺擺，不過取笑一番，却被王稟、趙譚看見，道他不該，變臉噴喝。宋江勸住。那王稟、趙譚又在蔡京面前譖他野性不改，恐有謀反之情。蔡京就奏過聖上，削除了他的官職。那阮小七是個豪爽的人，也不以爲意，同着母親仍舊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蓋造了十來間草房，土牆竹籬，甚是清雅；尋了兩三隻小划船，收拾村中幾個漁戶做了伴當，依舊在石碣湖中打魚奉母。只是衣食豐腴，不是那穿棋子布背心時的光景了。

一日是四月天氣，萬綠盈門，晴光潋灩，就帶了兩個伴當，提了一甕村醪，幾味魚鮮蔬菜，到湖邊柳陰之下，蓬頭跣足，盤膝坐下，一面喫酒，一面看景。一連喫了十餘大碗，看着那湖水山光，驀然想起舊事，心中懊惱起來，不覺連聲嘆氣。伴當問道：「好好喫酒，爲何忽然煩惱起來？」阮小七道：「你們不知，當初我家原是哥兒三個，靠着一身本事，在這湖中打魚爲活。只因奈不過貧窮，却被一個東溪村吳學究先生說去撞籌，到晁天王莊上商量打劫生辰綱，圖個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勝敗露出來，只得同晁天王一班兒弟兄同上梁山避難。後來宋公明也來上山入夥，弟兄們越多了，做成掀天揭地的事業，儘好受用。無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後來天子三降詔書，宿太尉保奏，大家就收拾朝京。即差我們征伏大遼，剿除方臘。赤心爲國，血戰數年，兩個哥哥俱死在沙場，骸骨不得還鄉。我除皇恩，得授官職。只因破了清溪的時節，一時孩子氣，穿戴方臘服色，被王稟、趙譚造謗，削奪爲民，却也不在我心上。如今倒落得自在，隨意打幾個魚，供養老娘，逍遙遙遙，再不受這夥奸臣的惡氣了。到後來圖一個囫圇屍首也就罷

了！只是聞得宋公明、盧員外俱被奸臣假傳聖旨，將鴆酒藥死；吳學究、花知寨俱縊死在楚州墓上。豈不傷痛！若依我阮小七見識，當日不受招安，弟兄們同心合膽，打破東京，殺盡了那些蔽賢嫉能這班奸賊，與天下百姓伸冤，豈不暢快！却反被他算計得斷根絕命！如今兄弟們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難鳴，還做得甚麼事！前日聽得人說，皇帝要在這山上建造廟宇，奉祀他們死過的這班人，不知確也不確。我明日備些酒肉，到山上澆奠一番，也是平日的弟兄情分。你們衆人也都同去看看。」一頭說，一頭喫，把一甕村醪喫得罄盡。叫伴當收拾了，一同回家。

一宿無話。次日起來，就叫伴當宰了一口猪、一羴羊，買些香燭紙錢，扛兩罈酒，將划船裝好了，兩個伴當蕩槳，又有幾個隨從着，慢慢的從石碣湖蕩到梁山泊裏。從金沙灘上岸，走在忠義堂基址上，一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見：

萬山料峭，野水蒼茫。三關崩塌，四寨空虛。晴天正四月清和，慘霧似九秋黯淡。斷金亭下，猶存珠貝零星；忠義堂前，剩得刀鎗斷缺。杏黃旗破幅掛松梢，錦戰袍舊襟堆榭葉。空岩凝血，埋藏腐爛心肝；亂棘招風，掛滿焦枯毛髮。戶額篆文塵燕屎，石碑姓氏蝕蒼苔。豺嗥似醉漢，呼，虎嘯疑登壇叱咤。正是：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後各處走過一遍，甚覺傷心。只見那山頂旁邊亂堆着些磚瓦木植之類，却是新的，想道：「這自然是起蓋廟宇的了。」隨叫伴當搬上祭物，擺在忠義堂空地上，點了香燭，滿滿的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亂拜幾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衆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誠心，備些酒肉重到山寨裏望空澆奠，衆位都要似生前一般，開懷暢飲。雖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聞名，道

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爲國的好漢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後，自然魂靈隨着哥哥同在一處。」說罷，放聲大哭了一場，又磕了幾個頭，燒化紙帛，叫伴當把豬羊切碎，燙起酒來，大家來吃。伴當道：「不會帶得刀來怎處？」阮小七道：「不妨，我腰邊有解手刀，割來喫罷。」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阿呀，也失帶了！也罷，你就把手來撕開罷。」伴當撕肉燙酒，團團坐定，大塊肉大碗酒吃了一回。

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說與伴當們道：「你們不曉得，這是忠義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黃旗，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四個大字。兀的不見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間供養晁天王靈位。左邊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壇羅天大醮，報答神天，七晝夜圓滿，上蒼顯異，墜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員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攙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敗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議甚麼軍情大事，擂起鼓來，衆好漢都聚堂上，聽傳號令，好不整肅。那兩邊還有許多耳房、旱寨、水寨、倉庫、監房，自從受了招安，盡行拆毀。如今變做滿地荒草，幾堆亂石了。你道可傷不可傷！」說一回，吃一回，不覺大醉，立起身來正打點收拾回船，只見遠遠山前大路上，敲着舖兵鑼，藍旗對對，執事雙雙，青羅傘下罩着馬上坐的一個官員，吆喝而來。阮小七道：「好不奇怪！這山僻去處，那有官府來往？」說聲未絕，漸漸直到忠義堂上來。阮小七定睛一看，那個官兒模樣生得：

骨查臉，鷹眼深疆；綽略口，鼻鬚倒捲。廣有機謀，常多冷笑。相府階前施婢膝，濟州堂上逞奴顏。

你道馬上這官是誰？元來就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前日隨着太尉陳宗善來山寨裏招安過的。因他伶牙利齒、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來吃了，換上十瓶村白酒。詔書上無安慰之意，衆好漢心中不服，一齊發作，扯破詔書。虧得宋江勸解，連夜送下山，抱頭鼠竄而去。因他極會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

要擡舉他一場富貴，對吏部文選司說了，討這濟州府通判與他做。到任未及三個月，因太守張叔夜陞了廉訪使，他便謀署這濟州府印。倚着蔡太師脚力，凌壓同僚，苛虐百姓，無所不爲，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這一夥雖然銷散，那梁山泊舊寨或有舊物埋藏，可以搜尋，餘黨潛伏，緝捕得幾個倒有些生發。這兩日是四月天，農忙停訟，沒處弄筆，趁閒來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一起人在此，一見便喝道：「你這夥是甚麼歹人，又在這裏嘯聚！左右快與我拿下！」

阮小七不聽便罷，聽見這般言語，火星直噴，如何忍得，提着雙拳說道：「我老爺在此吃幾杯酒兒，干你鳥事！做張做智要來拿我！」跟隨人役是認得的，道：「這便是活閻羅阮小七。」張通判大怒道：「你這殺不盡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爲一郡之主，正要剿除遺賊，怎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阮小七圓睜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鬱鬱刺的豹子來，罵道：「你這腌臢畜生！我老爺也曾爲朝廷出力，征戰多年，蒙授蓋天軍都統制。那裏鑽出來這害民的賊賊，無事便來撩撥老爺！」搶到馬前，要提他下來，被衆衙役攔住，不得近身。

阮小七大吼一聲，想要殺他，身邊又沒有器械，就奪衙役手中藤棍，劈頭亂打。把張通判的幞頭一下打的歪癟在半邊。衆衙役慌忙護衛，當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攬，都倒在地。張通判見不是頭，扯轉馬，連抽兩鞭，飛也似跑去。衆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個，喝道：「這是甚麼野賊，倒來闖事！」擎着拳頭便打。那人殺豬也似叫道：「老爺，不要打！不干小人事，這是濟州通判，是東京蔡太師府內姓張的幹辦，新任未久，恐怕泊裏另有甚麼閒人，故來巡視，認不得老爺，如此唐突。求饒了小人狗命罷！」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且饒你。只是你去對那野賊說，敢是天大的膽，沒事便來輕惹

老爺！」那人得了性命，沒口的說道：「小人就去說！」一骨碌爬起來去了。阮小七道：「原來就是那個張幹辦。不過是蔡京門下一個走狗，豈可爲民父母！朝廷好沒體統！可惜不會帶得刀來，砍了這顆驢頭便好！」正是：

書詩遂牆壁，奴僕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當收拾回船。划到家裏，已是黃昏時候，對母親說知此事。那婆婆埋怨道：「兩個哥哥通沒了，你是個獨腳腿，每事也要戒些性子。倘那廝明日來合嘴，怎處？」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有對付，憑他怎地！」當夜無話，明早起來，依舊自去打魚。

到第三夜二更時分，阮小七睡在牀上，忽聽得門外有人走動，擡起頭來，只見有火光射到屋裏，連忙爬起，穿好衣服，且不開門，跨口腰刀，手裏提根柳葉鎗，踮起腳來往牆頭外一望，見一二百士兵，都執器械，點十來個火把，把草房圍住。張幹辦帶着大帽，緊身衣服，掛一副弓箭，騎在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來個士兵用力把籬門一推，倒在半邊，一齊擁入。阮小七閃進後屋，從側門裏跑出，大寬轉到前門來。士兵在內搜尋。張幹辦還在門外馬上，不隄防阮小七却在背後。說時遲，那時快，阮小七輕輕挺着柳葉鎗，從張幹辦左肋下用力一搨，那張幹辦大叫一聲，早顛下馬來，血流滿地。阮小七丟了鎗，拔出腰刀，頸子上再加一刀，眼見得不活了。士兵聽得門外喧鬧，回身出來，不防張幹辦屍首在地，有兩個絆着跌倒。阮小七抖搜精神，一連亂砍了幾個，餘多的各顧性命，霎時逃散。

阮小七走進屋裏，連叫老娘，不見答應；地下拾起燒殘的火把，四下裏一照，只見婆婆一堆兒躲在牀底下發抖，幾個伴當通不見了，連忙扶出說道：「老娘受嚇了。此間安身不得，須收拾到別處去。」婆婆

道：『却往何處安身？』阮小七道：「前日聽得路上人傳說，鄒潤在登州登雲山脚下，甚是快活。如今且去投奔他，那裏躲避幾時，却再理會。」隨把衣裝細軟拴做一包，煮起飯來，母子喫飽，扶老娘到門外，拖起張幹辦并土兵屍首到草房裏，放起一把火來，燄騰騰燒着。已是五更天氣，殘月猶明，參橫斗轉，見張幹辦那匹馬在綠楊樹下嘶鳴不已。阮小七想道：「母親年高之人，怎生走得長路！何不牽過那匹馬，騎坐上去！」就帶住那馬，扶婆婆坐好。自己背上包裹，跨了腰刀，提把朴刀，走出村中，向北邊而去。有詩爲證：

千呵萬笑騙烏紗，只合粧愁坐晚衙。

何事輕來探虎穴？一堆佞骨委黃沙。

話說阮小七殺了張幹辦，扶母親上馬逃走。那婆婆嗟嘆道：「我生你哥兒三個，本等守着打魚，待我吃碗安穩飯罷了，却上了梁山。小二、小五俱遭橫死，剩得你一個，將就些兒指望送我入土，又闖出這場奇禍來！我老年之人受不得這般三驚四嚇了！」阮小七笑道：「老娘不必嗟怨。這不是我尋他，却是他來尋到我頭上，難道白白受那廝凌辱！只是有累老娘。今後尋得個安身所在，隨他甚麼人在臉上打一巴掌也不發怒了！」婆婆道：「恁般便好。」正是：

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

當下母子二人，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行了兩日，聽得過路的人說：「那梁山泊阮小七殺了濟州通判，如今城市裏奉着明文，畫影圖形搜捕。有人拿得着，給賞三千貫哩！」阮小七聽得這般消息，不敢從州縣裏過，只望山僻小路行走。因是繞道穿山，路程就遠了好些。約莫捱了十多日，到一座高山脚下，看那山勢十分險峻。一來天氣暄熱，二來那婆婆受了驚恐，又途路上辛苦，一時心疼起來，攢着眉呻吟不

絕了，看看坐不住，要跌下來。阮小七驚惶無措，却好山塢裏有座古廟，輕輕扶老娘下馬，擡到廟裏，空蕩蕩並無一人。將包裹打開，把布褥鋪在一扇板門上，伏侍老娘睡倒。婆婆道：「這回心裏疼得慌，怎得口熱湯水喫便好！」阮小七道：「老娘，你且將息片時，這裏現放着鍋竈，待我尋些火種來，便有滾水。」把廟門反拽上，大踏步走去，四處並無人煙。暮過一條小岡子，遠遠樹林裏露出屋角，飛奔前去，討了火種，趕回來已是好一回。正當晌午時分，紅日當空，無一點雲影。又走得性急，汗流滿面，脫下上蓋，擱在臂上，想道：「怎麼這般炎熱！好似當日在黃泥岡上天氣一般。」

忙走到廟邊，推進門來，板門上不見母親，包裹也無了，喫這一驚不小，又忖量道：「想是母親要登東，包裹怕人拿去，就帶在身邊。只是馬往那裏去了？」走出後門一看，都是亂草，四下裏聲喚，並無形影。心下慌張起來，道：「不好了，敢被虎狼拖去！當初李鐵牛駝母親到沂嶺上，口渴要水吃，鐵牛到澗邊舀得水來，剛剩得一隻大腿，今日却好似！」又道：「且慢，若被虎狼所傷，必有血跡。」撥開亂草，山窩裏各處搜看，並無一點血痕。又想：「馬匹包裹俱沒影響，決非虎傷！」躊躇不定，走到前面神廚邊立着，心中焦躁，眼淚汪汪，不知此處是甚麼地方，又無人可問。思量到大路上抓尋，又想：「母親因害心疼，走不動，那得出門！」胡思亂想的正沒理會，忽見走進一個大漢來，怎生模樣？

面白脣紅，眉濃眼秀。八尺以上身材，三旬以外年紀。青紗萬字頭巾，雙環玉碾，梭布斜紋褶子，挺帶銀鑲。看來是舊家子弟，略帶些行伍出身，想暫時撞到江湖，終不失英雄本色。

那阮小七不見了母親，正在煩惱，驀然見這人走到，搶步向前，一把扭住，嚷道：「你還我老娘來！」正是：天邊孤鴈重連影，波內長鯨再起雲。不知那人如何理說，且聽下回分解。